

輯一.鑽石孔眼的複述

八月的迷宮

一

急診室。夜晚的弧形
在外邊成為聳立的崖
草叢低語
機車的大燈照在它們臉上
——沒有人回應。

醫院是死亡的信箱
郵差來自黑暗
向我投遞一封信
——沒有人回應。

二

屋頂。
灰頭翁
比雲影更加真實
太陽投放牠們的影子
巨大的福音降臨
我動彈不得

三

拄杖的老人
踩空階梯
心跳像漏拍的讚美詩

四

一隻有尾巴的手
將星星焊縫在黑夜裏頭
路燈燒乾了整座銀河

在火葬中

首先是頭髮，然後是
皮膚、肌肉與其他內臟。
上帝拖著盤子
收回一件件肉衣服

眼睛像金屬
脫落的紅色鎔渣
烙在兩塊無人對視的虛空之中
——他一併拿走。

一個老工人翻了翻火爐
持續焚燒，笑著說
我們得給他一點時間

爐門伸出一條平庸的舌頭
盛放著剩餘的你：
一座蒼白肋骨組成的羅馬城。

四分鐘的黑暗

——捷運龍山寺站到江子翠站

一

星期三午後，我錯過了告別式
笛聲將我喚回車廂內部
它像一條連接內陸與島嶼的鐵橋
幾乎在颱風之後毀滅

二

我逐漸往內部沉沒，這一切都像自然在低語，我聆聽。
一張張尚未誕生的臉孔，廣告牌，逝去的星體
恐懼在地板上擴張
水滴流動
空隙：一名透明的掘墳者
挖開一座座橢圓塚

三

孩童在博愛座上安睡，像信箱裏
一起擁擠的包裹
他們在黑暗裏成長——離開內部，留下雲的簽字，凝結尾。
一批又一批的飛行者
向著風暴
報告各自的去留
——三次尖銳的聲響，死亡答覆了他們

四

無人。盲蜂振翅，在空氣裏頭簽名
一陣陣嗡嗡聲
將我從黑暗中領回

餘像

房間裡唯一移動的
是一處晨光的渡口

它是眾多繩圈之中
誕生頭顱的居所

你脫離了火焰
讓肉體退出經驗

光的邊緣不停閃爍
一把電鑽從缺口撤退

我是否要繼續傾聽著你
如同能劇裡傾聽亡魂的僧侶？

我暫且順從這高貴的嗓音
睡在你與你的黑暗之間

博物館

我緊貼著玻璃
擴音器發出低弱的禱詞
導遊重新喚醒了一個國度

我內心的恐懼
在玻璃櫃裏逐漸具象
戰爭：六十億種流亡。

憂傷給了我太陽

太平洋上空。當我看見
海面上漂泊著自由
風就打了一個哈欠

窗外的暮色正在傾斜
一陣陣幸福的餘火
將飛機推離了光明

思緒已經到達了極限。
我顫慄，無奈：我明白
是憂傷給了我太陽

我像離港的水手
給自己戴上虛空的十字架
睡在上帝的網床裡

遠方，塔台閃爍著燈光
黑暗隨意刮下你微弱的訊息
撒在我恆久期待的眼皮裡

心跳：造船廠的警笛
我又夢見與你第一次的相遇
像兩片交叉的扇形火花

將死之人

如果我閉起眼睛
那道閃電便會追逐著我。

車燈：面對大地的廣角鏡
黑影釋放了黑狗
使牠飛奔回屋子裡

已經沒什麼特別的了
星體延伸的陰影
神經，宇宙的尺

我等待太陽回歸
讓那些局部中的局部
都能被我重新丈量

即使我是學徒
大腦的皺褶
塞不下太多句式

飛蛾撲向了電燈
那一條條霞光的手指
成為我求生的途徑

早晨。
將死之人的意義在於
回到他自己的椅子

窗外有龍麟般的光亮
我將一切還給自然

三月，速寫，我一無所獲

我原以為死亡是這樣的：
風化了姓名、詞彙和眼睛
成為砂礫
供人們寫字

但生命之書已經寫滿。
我揮舞枯燥的手
描繪記憶中的死者

像杜勒的畫，天使手中
兩件苦難的樂器
展開一座容納所有細節的帳篷

這裡有我的歌聲
乳牙是星星
有熟悉的口水
銀河。

在那之後有許多世界被創造
它們之間
我行走，我清醒——

一部寫滿細節的筆記
詞彙
剛剛構築了今晚的夢境

死於溝渠

幽靈的交流電正在尋找黑夜，但無一倖免
許多孩童正在逝去，直到子夜。

喪失乖違的舌頭，失去重量，再度跌進內部
一個胚胎漸漸擴張光亮，君臨水底的青石頭

閃耀的水宅，幽閉的泥底，一具屍體
他的十字吊墜懸盪於喉頸，金屬聲

發狂地向缺席者哭泣，也許是一位母親
正在旁觀審判，但又涉入其中。

月亮，你在嘲笑哪一種音樂？
遠處的里拉琴正將黃昏拉回深淵

一塊鵝卵石，一排牙齒，波光在眼窟窿
閃動許久，像稍早太陽下執行的暴力

樹蔭兇猛的小巷，白晝重新點燃山葛
古老的路徑嫁接了影子，萬物庸俗如咒：

「假如我告訴你苦難來自一種偏斜的手勢
或一組簽名，我的骨骸是否能在春天重新綻放？」

你又該如何尋找席次，去排序
詞彙、知識、正義……」

夜的大赦

一

夜晚，一個私密的竊聽者
電梯等速上升，交替著監禁與釋放
所有的生命都朝向一座玻璃大廈溢去

也許是我身陷其中？藉由睡眠，飢餓，睡眠
聽夜鷹吹響他人的脊椎骨，卻沒捨棄作為鳥類的低咕
牠展開剪刀飛翔，像一位沿街張貼廣告的工人

電線桿，鐵蒺藜，紅磚牆。黑暗再度
修復了黑狗的軀體，任它隨意
為自己鍍上黃褐色的眼珠，便是黑貓的誕生

二

「喔地獄，我眼睛所及，那悲傷視為何物？」
漆黑的房間寒冷，呵出的每一團白霧
劃開孔洞，即為幽靈呼告的口器。

——我不可能認識它們。
歷史正為它的錯誤大笑不止
醒來還太早，牆內有人低聲哼唱：

「在暴力的縫隙中找到缺口
並且，在裏頭活得光亮……」
木柴碳化，瀕危的野獸，火寂。

三

幽靈
一個接一個來過
旋轉門
野蠻的中陰身

靜物

工人鋸掉最後一棵枯樹
樹冠傾斜，像止息的閃電

又一次，我低著頭死去
正巧對眼自己的靜物

它能聽見地底的咆嘯
列車只是少了簧片的音樂

「一切只為整齊與美。」
這風暴的中心唯有沉默

取代瞳孔成為新的窟窿
風景潰散，聲響縫合了耳朵

我，靜物，向黑暗湧入
只因它飽和了視野。